

一个年两家圆

文/刘伟洪(淄博张店)

爸妈说从我1999年结婚后家人就从未团圆过。我哥哥一家在青岛,我们在淄博张店,两家人回莱阳老家多数错过,即使相遇了,我姐姐家又不凑巧,想来都是遗憾。

其实每年春节,我都想在娘家多住几

天,甚至想任性一回在娘家过一个年,可爸妈深明大义:“不是不留你们,孩子的爷爷奶奶也是盼了一年了,想孙子的心是一样的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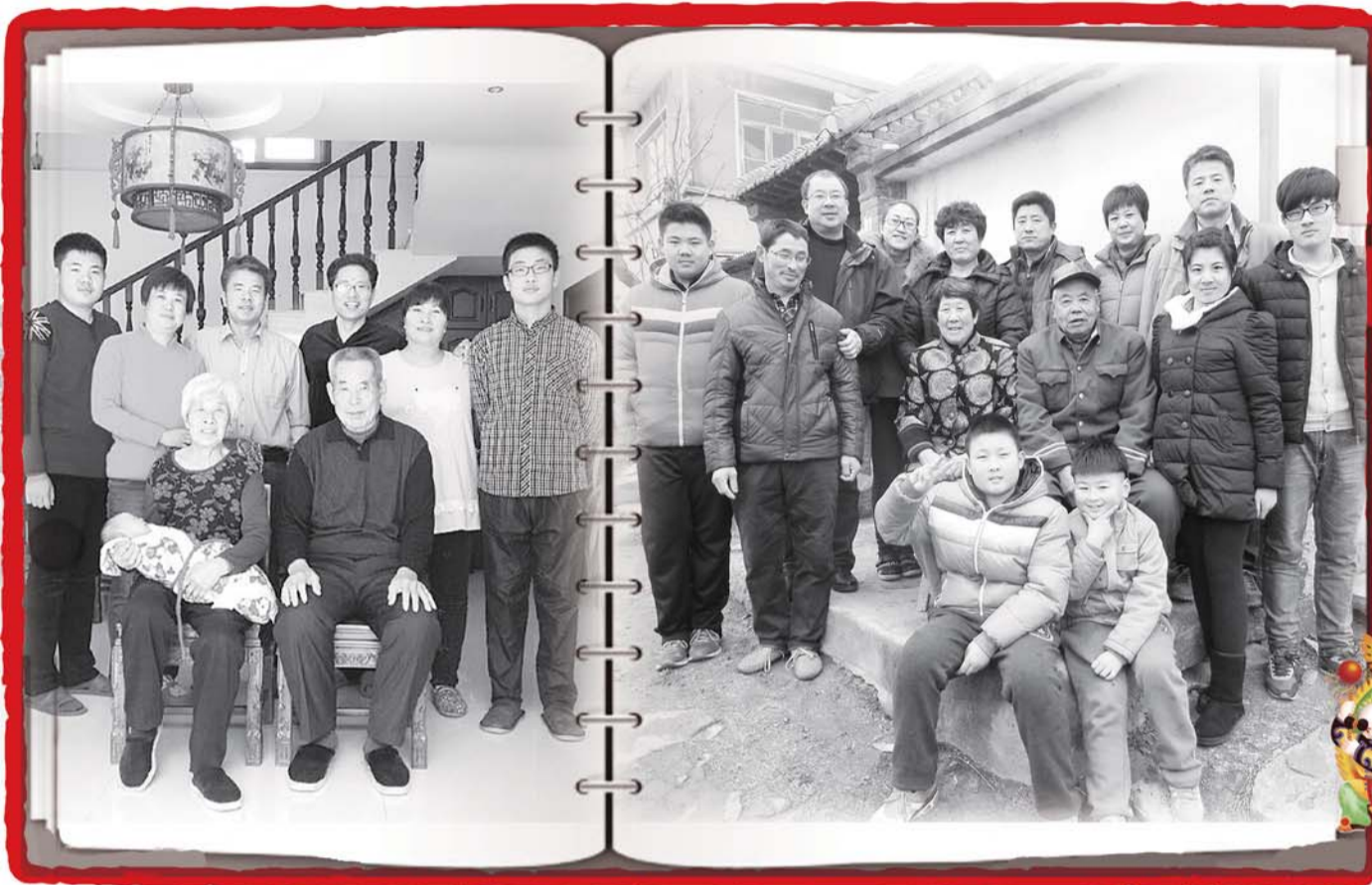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好了,住在临淄的小叔子符合政策生了二胎,公公婆婆从台台老家来淄博过年,我们一家只需在年根赶回来即可。

腊月二十八,哥哥一家回了老家,姐夫

一家也刚好放假,我们急忙赶了过去。爸爸说今年提前过年照相片,于是,我们家有了第一张全家福。2015年正好是爸妈的本命年,希望这张相片给他们带来喜气。

腊月二十九我们赶回了淄博,大年三十婆家一家人也团聚了,我们也拍了全家福,就连刚出生18天的小侄子也进了镜头。

想想就高兴:一个年两家都团圆!



今年春节,读者刘伟洪在娘家(右)和婆家(左)分别照了全家福。

齐鲁晚报

年 画

· 乡 味

A03

2015年2月25日 星期三
编辑:陈朋 美编:晓莉
组版:庆芳



握住老娘的手



文/纪慎言(德州)

“握住老娘的手,止不住热泪流;想起老娘的恩,全在心里走;相伴七十年,喜怒哀乐愁;娘啊娘,过年了,多少话儿未出口,古稀之年的我,先给你磕个头!”这不是对春晚刘和刚唱的那首《拉住妈妈的手》的抄袭,是我除夕夜握着老娘的手在心里涌动的“意识流”。

比我大19岁的老娘89岁了。本想着在我父亲病逝后,老娘还能再享几年清福,谁料去年中秋节前两天,她意外股骨骨折,卧床不起。

几十年没有回家陪老娘过年的我,今年赶回家守在了老娘的床前,望着老娘消瘦的脸,握着老娘粗糙的手,我流泪了……

本来是想趁老娘健在再拍张全家福的,但因为老娘起不了床了,只好把去年农历八月十三我回家看老娘时拍的这张全家福(左图)拿出来。这很可能是最后一张有老娘参与的全家福了。

照片中,坐在老娘旁边的白发老人是我,如今我还能握住老娘的手,却挡不住她渐远的脚步……



文/韦钦国(济南)

照张全家福 让父亲“显摆”

我已经30多岁,但因为各种原因,今年春节才第一次与父母一起照相,说来令人惭愧。因孩子尚小,农村老家没有暖气,父母决定从偏远的乡下来济南与我们一起过年。今年春节济南天气晴好,初三这天我携妻将雏,与父母一起去黑虎泉游玩,请一位好心市民帮忙照了一张照片,这便是我与父母在一起的首张全家福。

母亲要留在济南帮我们带孩子,父亲一个人回老家,打算初七回去时带走一张,我就给冲洗了一张大的。父亲说他要放在床头,没事拿出来看看,有亲戚邻居到家里就拿出来“显摆”一下。说父亲“显摆”并不是“冤枉”他。我们兄妹四个都已成家,生活也算说得过去。拿我来说,在济南打拼十多年,买房娶妻生子,在父母看来,已经很让人知足了。

说起来,父母的幸福期待值往往很低,他们的想法也很朴实:只要监狱里没有咱家的(犯)人,医院里没有咱家的(病)人,这日子就奔不到哪里去。

这是父母常对我说的话,是对我们兄妹几个的期望,新春之际与大家分享。

珍藏47年 每每见之心酸

文/杨建东(济宁微山)

别人看自家的全家福,有的是幸福的回忆,有的是无比的温馨,而我拿起珍藏了47年的全家福,却是凄凉、酸楚、痛苦涌上心头。

1968年,父母领我姐弟四人去照相,大人给我们整好破旧的、不合体的衣服,我们兄弟仨连袜子也穿不起。6口人只有5枚毛主席像章,我就没戴。父亲当时加印了好几张照片寄给滕州老家的亲人,后来听老家的人说,他们收到照片很心酸。

我的父母和姐姐都是苦命人。母亲50岁偏瘫,十载不能自理,父亲边上班边照顾病人,忧累交加,60岁时患绝症而逝。我姐42岁偏瘫,撑了15年而终。

父亲1948年在兖山县政府做会计,1956年调微山县政府,到他患病时,办公室的门上仍挂着“会计室”的牌子。他总是以廉洁奉公、不贪不沾的原则要求自己,常有人给他开玩笑,说“账房先生一家怎么饿得筋挑着头,沾点拿点够不上贪污罪”。父亲却说,不能落下坏名声。1986年他去世时,给家里留下的存折上仅300元。

父母一生命苦,未尝到子女孝敬的甜头,也未体验到善终的安乐。我常自忖,为何有人老耄之年尚能遛街,有人贪贿的银钱挥霍不尽?每年清明,阴历十月初一,我兄弟仨回故乡给父母上坟,都会带去最大面值的冥币,让他们在黄泉之下不再受苦。

照片上的一家人已走了一半,眼看春节已到,我倍加思念一家6口人围在一起吃年夜饭的幸福情景。如今,花甲之年的我只能捧着照片说两句:潸然望断奈何桥,思念绵绵无绝期。